

台灣原住民天主教團體的巫術

田野調查、神學與牧靈反省

丁立偉¹

本文乃本院「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2005年的田野調查，研究台灣原住民天主教團體目前仍存在的巫術行為，包括十位天主教的男女巫師，分屬五個不同族群。研究發現，受天主教信仰因素影響的巫術，可以結出好的果實（如：施行巫術的目的，是協助身體或精神有問題的人）；同時也為彼此的瞭解，開放了更大的交談空間。

導言

「薩滿教」原為西伯利亞境內狩獵社會的宗教行為，是人們跟獸靈的一種象徵性交易行為。現在則不限定僅用於西伯利亞境內，更普遍用於任何交易性的宗教行為，為了得到不確定能獲益的恩典，例如：雨水、生育、健康、好運、戀愛順利、生意成功、賭運等。「薩滿教」即一般所謂的巫術，在許多東亞土著民族是相當普遍的，台灣原住民是其中一例。

本文根據輔仁大學神學院「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2005年的田野調查，研究台灣原住民天主教團體目前仍存在的巫術行為。雖然本中心的資源有限，但對台灣各地原住民天主教團體

¹ 本文作者：丁立偉神父，耶穌會士，輔大神學院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主任。詹嫦慧協助中譯，在此特別致謝。

有相當深入的了解，工作小組²共訪問了十位天主教的男女巫師，分屬五個不同族群，很具代表性：

1. 苗栗縣泰安鄉泰雅族三位巫師：永安部落的 Iwan Suyan 女士（73 歲，簡稱 Ta1）和她的媳婦 Iwan-Losing（54 歲，簡稱 Ta2）、天狗部落的 Puhor-Kagi 女士（77 歲，簡稱 Ta3）。
2. 南投縣仁愛鄉布農族兩位巫師：武界部落的 Newn 女士（55 歲，簡稱 Bu1）、曲冰部落的 Abis 先生（73 歲，簡稱 Bu2）。
3. 嘉義縣阿里山鄉鄒族兩位巫師：特富野部落的 Pasuya 先生（65 歲，簡稱 Ts1）、新美部落的 Kuatu 女士（69 歲，簡稱 Ts2）。
4. 台東縣大武鄉及金峰鄉排灣族兩位巫師：大鳥部落的退休女傳道員 Karue（82 歲，簡稱 Pai1）、土坂部落的 Kedrekedr 女士（73 歲，簡稱 Pai2）。
5. 花蓮市附近一位曾受過巫師訓練的阿美族修女（58 歲，簡稱 Am1）。

除以上所提，工作小組也訪問了：

1. 花蓮縣豐濱鄉靜浦部落祈禱團體（簡稱 Am2，團員多數是女巫師的女兒），及甫過世的本堂神父裴德 André Bareigts（巴黎外方傳教會人類學家，簡稱 Mis1）。
2. 花蓮縣光復鄉富田（太巴壠）部落五代都信漢人民間宗教的阿美族巫師 Aki 先生（55 歲，簡稱 Am3），及富田女傳道員孫梅花（61 歲，簡稱 Am4）。
3. 台東市南王部落 Hanabi（83 歲，簡稱 Pu1）及 Paraytay（73 歲，

² 訪談小組：丁立偉、詹嫦慧、何萬福。協助母語翻譯：吳國雄（泰雅語）、何萬福（布農語）、汪寶瑞（鄒語）、柯惠譯（排灣語）、孫梅花（阿美語）。

簡稱 Pu2) 兩位女士，他們對卑南族知名巫師 Aliyalem (知本部落第一位傳道員、已亡故) 有相當的認識。

4. 長久在布農地區服務的白冷會傳教士賈斯德神父 (Karl Stähli (簡稱 Mis2))。
5. 曲冰部落傳道員 Kaut 女士 (64 歲，簡稱 Bu3) 。

一、台灣原住民已經皈依天主教的巫師，為什麼要繼續施行巫術？

工作小組共訪問了十位天主教原住民巫師，其中九位在皈依天主教前曾受過巫師訓練，只有一位 50 歲的泰雅族女士 (Ta2) 是在皈依後才接受巫師訓練，這位泰雅族女士之所以願意接受訓練，是由於本堂神父鼓勵她應該繼續傳承即將消失的巫術傳統。巫師訓練結束後，按照泰雅族習俗，應該殺豬向族人及祖先公開表示她成為巫師，本堂神父 (一位熱心推動本位化的高隆會會士) 還特別出了一萬元幫忙買這頭豬。

另兩位女巫師在皈依天主教信仰後就不再施行巫術，一位是 1956 年成為天主教傳道員的 80 多歲排灣族女士 (Pai1)，另一位在 40 多年前，18 歲時加入修會 (Am1) 。雖然如此，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來找這兩位女士求助。第一位女士目前在自己的部落仍備受尊重，不但天主教徒，甚至基督徒及非基督教徒都會聆聽她的寶貴意見。例如：原來排灣傳統對於意外或自殺死亡的人，不允許回到部落埋葬；15 年前，她成功改變部落族人的觀念，允許這些亡者能回家安葬。許多病人，無論是精神上或身體上的 (例如：頭疼、酸痛、兒童莫名發高燒、癌症末期、嚴重憂鬱症、無法控制的躁鬱症等)，因為認為中西醫無法醫治，於是來找第二位女士求助，求助的人當中，不少修女、神職人員及

教會內地位很高的人。

另兩位巫師過去由於領洗被迫放棄巫術，但後來又因為被請求及鼓勵而重新施行巫術。一位是排灣女士（Pai2），她領洗前由於堂區傳道員的要求，焚毀她收藏法器的木盒³；幾年後，部落頭目請她恢復巫師的工作。頭目說：

「你當巫婆的身分，比當教友更早，是在領洗前就有的，巫婆是自己傳統的身分，而且是公開的，巫婆的工作不能停頓，部落裏還有許多人信天主教，也不信基督教，如果他們要你用傳統的儀式，你就應該繼續當巫婆，如果你不答應，誰會降福他們的婚姻及新房子⁴？誰會為病人及亡者禱告？」

這位女士去徵詢本堂神父的意見，這位神父比較開放，給她以下的建議：「妳可以繼續施行巫術，但只為沒有皈依基督宗教的人。」於是她重新施行巫術，剛開始只是為非基督徒，後來也協助某些教友，特別是那些認為天主教葬禮儀式太簡單，似乎不夠尊重亡者的族人，他們希望也能用傳統殯葬儀式為亡者祈禱。最近也有一些年輕夫婦因為渴望恢復傳統習俗，請她為他們舉行婚姻儀式。另一位布農族男巫師在 45 歲後恢復巫師工作，理由是他的父親（一位知名的巫師）過世了，一些需要巫師幫忙的人來向他求助。「那時我感覺到，我不能不答應這

³ 傳統的排灣族及魯凱族巫師，都擁有一個雕刻並塗上美麗顏色的木盒子，以收藏他們施行巫術的各種法器。

⁴ 排灣族、魯凱族、卑南族、阿美族及鄒族巫師的工作範圍比泰雅族、布農族大，後二者只是協助解決私人問題，如治病、找東西、解除詛咒等，前五者也會參與降福、部落及家族大節日，如婚姻降福、祝福新房子及新船、葬禮祈禱等工作。

些人的請求，因為我的父親已經不在了。」這位現年 65 歲的巫師，是很資深的天主教徒，本堂神父很看重他，但是並不知道他仍繼續施行巫術。

其他五位受訪的天主教巫師 (Ta1, Ta2, Bu1, Ts1, Ts2)，從來都沒有停止施行巫術，他們繼續施行的重要理由，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為上門求助者的好處：「遇到受苦的人，我不能不可憐協助他們」(Ta3)；「我完全肯定，我所擁有的巫術才能是天主的恩典，我所做的是好的事情」(Bu1)；「施行巫術是好的，因為目的是協助受苦的人」(Ts1)。

值得提出的是，所有被訪問的天主教巫師，都嚴格禁止利用巫術傷害別人的行為：「施行黑巫術的巫師，會遭受報應，例如意外死亡、沒有後代或子孫墮落不學好等」(Bu2)⁵。黑巫術的施行，主要理由有妒忌、報仇或愛情不如意等：「這裏黑巫術的原因主要是妒忌和報仇」(Bu3)；「那個女孩子詛咒這個男孩子，因為她愛他，但他不理她」(Ta2)。根據許多受訪巫師的口述，黑巫術目前仍存在於布農族及泰雅 / 塞德克地區：「我們鄒族部落裏，黑巫術已經不存在，但布農族地區還有會詛咒的巫師」(Ts1)；「這地區的鄒族與魯凱族，最怕布農族的黑巫術」(Mis2)；「這裏的泰雅族已經不會施行黑巫術，但南部的塞德克還會詛咒我們」(Ta3)。

二、為何現在還有許多人 (包括基督教徒) 要找原住民巫師？

為什麼現在還有人去找原住民巫師的協助？經過田野調查的觀察研究，可以分析以下五個有明顯相互關係的重要理由：

⁵ 長久接觸布農族的傳教士賈斯神父，也發現有這個情況 (Mis2)。

1. 上門求助者有中西醫似乎都無法治癒的疾病，無論身體上或精神上的。
2. 上門求助者有難以解決的罪惡感，特別是有關被破壞的人際關係，對方可能仍活著或已經過世。
3. 上門求助者的家族有某些緊張關係，例如夫婦、兄弟或長輩與晚輩之間。
4. 上門求助者渴望找到不見的人、寶貴的東西，或希望恢復失去的能力。
5. 上門求助者渴望知道他遇到痛苦或意外的因由。

三、巫師如何協助這些上門求助者？

1. 一位泰雅族女巫師 (Ta2) 的醫療故事

一位年輕人自傳道員學校結業後，回到堂區服務，幾個星期後，這個傳道員的嘴巴罹患怪病，使他沒辦法好好講話。年輕人看了幾家醫院，但都沒法治好他的怪病，最後無奈地只好找這位女巫師求助。經過作法後，女巫師在夢中發現年輕人罹患怪病的原因，是有一位聽過傳道員講道理、附近部落的女孩，很喜歡他但卻沒有被注意，於是去找黑巫師詛咒他。女巫師為年輕人舉行解除詛咒的儀式後，建議他不要繼續當傳道員，以避免類似的狀況再度發生。年輕人聽從巫師的意見辭職，不久嘴巴就好了。當時的本堂神父不知道年輕人去看巫師，告訴年輕人的家人及朋友，他辭職的理由是因為不適應新工作的壓力，但是他的家人、朋友都認為他是因為害怕再被詛咒。

這個故事很有趣，讓我們看到巫師如何成功地醫治與心理及人際關係有關的怪病：一位剛開始當傳道員的年輕人，他的

家人及朋友都以他為榮，但過不久他的嘴巴出了毛病，沒有辦法傳教。這位女巫師很有才能，她一方面消除怪病的心理因素（事實上這個年輕人不能講話的原因，很可能是由於新工作的壓力），一方面讓年輕人繼續保有自信，並在家人及朋友面前有面子，大家都認為他罹患怪病的原因不是由於工作壓力，而是被女孩下了詛咒。

2. 一位非基督徒阿美族巫師分享的故事

一位皈依基督教不久的人，有嚴重的頭痛問題，醫師無法協助他，他去找這位阿美族巫師，經過作法後，巫師發現患者頭痛的理由是祖先對他不滿，因為他最近沒有祭拜他們。巫師建議患者改變教派加入天主教會：「我讓他了解，如果他加入天主教會，他可以一方面保留基督教徒的信仰，一方面繼續祭拜祖先。」（Am2）。患者皈依天主教會後，頭痛就治癒了。

這個故事跟第一個有很相同的因素，患者痊癒是因為巫師一方面消除他的心理壓力（皈依基督教不能祭拜祖先可能讓他有很深的罪惡感），另一方面保留他的面子與身分（他不必放棄基督信仰）。

3. 受過巫師訓練並繼續協助病人的阿美族修女分享兩個故事

一位彌留的母親，拖延了兩星期沒法吐出最後一口氣，使她非常痛苦，也讓孩子很擔心。修女跟這個家庭很熟，她一到他們家裏，就發現孩子們已經在為繼承問題爭論不休。祈禱後，修女告訴孩子，她感應到他們的母親要讓大嫂負責分配家產，孩子們聽從修女的意見後，這位母親就平安去世了。

另一個故事，有一個媽媽要求修女立即到她家，她的一個女兒莫名發高燒，醫生也無法解決，修女知道這個小孩是母親前夫的小孩。祈禱後，修女告訴母親，她感應到小孩的祖先要

求母親把前夫的遺像移到客廳，並加以祭拜。不久，女孩的高燒就退了。

4. 一位鄒族女巫師敘述的故事

一對夫婦很緊張地去找女巫師，因為他們十幾歲的女兒失蹤了十幾天。巫師作法後，她先讓這對父母安心：「放心吧！你們的孩子早晚會回來。」後來她以間接的方式設法了解這個女孩不喜歡在家裏的原因，女巫師告訴父母，女孩回家後要如何好好關心她。不久，女孩不但回家，也跟父母和好了。

小 結

以上五個故事，讓我們看得很清楚，原住民巫師雖然會用相當單純的法術解決問題（如傳統禱告、灑聖水、講故事、舉行奇特的儀式等），其實他們也是頗有智慧的高級心理學家。他們所舉行的巫術，目的與方法都是為解放因為遇到心靈與人際關係緊張，而導致更焦慮及與罪惡感等相關疾病的人。

可以肯定，原住民巫師有智慧的另一個因素是他們的謙虛。受訪的巫師都承認，有時他們沒有能力協助求助的人，例如癌症末期病患或無法理解的心理疾病，遇到這樣的情況，他們都會承認自己的無力，並建議患者去找適當的醫生，或去向自己的宗教信仰求助。

表現原住民巫師智慧的另一面，是他們都提到巫術不能變成賺錢的工具。不少受訪者提到，在布農、阿美及卑南地區，有些非正統的巫師，將原住民及漢人民間宗教巫術混合，以賺錢牟利（Mis1, Mis2, Am2, Am4, Pu1-2）。他們強調按照原住民傳統，巫術絕對不可以變成一種生意，服務後只能接受象徵性的回饋，例如一隻雞、水果、小米酒等，或金額不多的紅包。

四、這些原住民巫師如何融合巫術及基督宗教信仰？

受訪的三位泰雅族巫師及兩位布農族巫師說，在作法時，他們經常會向天主祈求，他們認為他們的能力是從天主來的：

「施法的時候，我會用傳統的禱詞，但我也會祈求 Yaba Kayal (意即天父) 或耶穌。」 (Ta2)

「以前我不太清楚神是誰，也不太知道如何祈求祂，領洗後我開始祈求 Yaba Kayal，現在清楚多了。」 (Ta3)

「開始施法時，我一定會劃十字聖號，因為我知道我的能力是從天主來的。」 (Bu1)

另一位布農巫師每次從請他協助的人那兒收到一些錢，都會奉獻一半給教會：「既然是天主給我這個能力，我不能不謝謝祂」 (Bu2)。被訪問的泰雅族、布農族巫師似乎很容易融合巫術及天主教信仰，可能有兩個主要理由：他們不單經常進堂，對天主教信仰有相當了解，他們的本堂神父或傳道員知道、並贊成他們繼續施行巫術，他們常常互相溝通、了解彼此的立場，並給對方意見。

兩個鄒族巫師的信仰融合是比較有困難的，他們承認天主的全能及地位，但是卻跟天主保留相當的距離，施法時也只跟傳統的「神」祈求協助：

「施法時，我會跟一些好的神溝通，祂們會幫忙我，但我都不會祈求天主，因為祂擁有太高的地位，我只會告訴天主及耶穌，我在施行巫術，但祂們跟我的工作沒有直接關係。」 (Tsl)

「我明顯知道，天主是最高的、最有能力的神，但平常我是跟 Aaku 這個神工作。因為巫師訓練完畢後，我的父

親給我一個男的神，名叫 Aaku，作為我親密來往的依靠。」

(Ts2)

這兩位鄒族巫師很少進堂，他們好像也不太了解天主教的信仰內容，他們從來沒有機會跟堂區神父、修女或傳道員在信仰與巫術的融合上，有較深的分享。

排灣的一位巫師說，他會祈求天主，但他對天主的了解好像不很深：

「我偶爾會進堂，但參加彌撒時懂得很少。我知道只有一個神，作法時我會祈求 Nagau，就是太陽的名字；我也會祈求 Nagamadi，意思是創造一切的能力，目前在教會我們也會用這個名字講到天主，偶爾我也會祈求耶穌，因為耶穌跟 Nagamadi 很相似，祂是食物與生命的來源，是平等的，不會把人作區別。Nagau、Nagamadi、天主、耶穌似乎是完全相同的，我不太清楚，但是為我在施行巫術時，不是很重要。」(Pai2)

這位女巫師好像對天主教的信仰了解不多，她很少進堂，有一次她有機會跟她以前的本堂神父討論巫術，可惜這個分享沒有很深入。

另一個跟神學、牧靈有關的問題，是施行巫術的兩個重要因素：平常巫師會設法找出求助者罹患疾病或遇到困難的原因；作法後會讓求助者做一種具體的贖罪儀式。富田 (Tavalon) 部落天主堂傳道員強調：

「這裏的冷淡教友無論天主教或基督教的，還是會偷偷去看巫師，他們認為神父、傳道員或牧師不能答覆兩個重要的需求，他們很渴望知道生病的原因，也希望知道應該具體做什麼才能恢復健康。」(Am4)

一位受訪的泰雅族巫師有相同的說法：

「如果我們只是祈求天主協助那些求助的人，他們通常不會滿意，他們希望知道為什麼他們會罹患疾病或遇到困難，也很想知道應該具體做什麼才能獲得解放。」(Tal)

由巫師們所敘述的醫療故事，可以發現多數疾病或遇到困難的理由，都跟家庭或社會關係被破壞有關：例如偷竊、說謊、因為忌妒詛咒人、報仇、忽略祭拜亡者、外遇、不順等。求助者的解放要求公開贖罪，經常是向祖先奉獻祭品，例如殺豬、殺雞等。

遇到這樣的情況，應避免太快判斷，認為這些行為跟信仰一定有衝突，因為這些巫術也擁有可以贊成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做適當的分析。給祖先奉獻祭品贖罪，好像跟猶太基督宗教一個主要的誡命有衝突：「除了天主一個外，誰能赦罪呢？」(谷二 7)耶穌也公開指責當時把疾病原因與犯罪聯結的猶太人：

「辣彼，誰犯了罪？是他還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來瞎眼呢？耶穌答覆說：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若九 2-3)

事實上，猶太基督傳統非常反對亡者有能力用疾病處罰犯罪的人，並有能力治癒奉獻祭品贖罪的人等這類的主張；但他們並不很反對某一個人以象徵性的方式，奉獻祭品給祖先，並公開承認自己的罪過，而渴望得到社會或家庭的赦免。相反地，猶太基督宗教倫理要求人應先跟得罪的人和好，才可以得到神的寬恕：

「你若在祭壇前，要奉獻你的禮物時，在那裏想起你的弟兄有什麼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禮物留在那裏，留在祭壇前，先與你的弟兄和好，然後再來獻你的禮物。」(瑪

五 23~24)

另外，耶穌很明顯地指責當時把疾病與犯罪聯結的觀念，但祂並不否認精神或身體疾病的來源可能是病人的憂慮，因為心理有很深的罪惡感，因此耶穌治癒疾病時，有這樣的告誡：「看你已痊癒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若五 14）。

另一個因素讓我們肯定，就是台灣原住民傳統巫術會結出好的果實，我們發現原住民天主教團體的傳道員或一些有貢獻的平信徒，不少是以前的巫師或巫師的孩子，由於家庭背景的影響，他們有機會接受訓練或長期跟家中的一個巫師相處。以上我們已經指出少女時期受過巫師訓練的一位排灣女士，及一位阿美族女士，她們後來分別成為優秀的傳道員及修女（Pa1, Am1）。田野調查時，兩位協助母語翻譯的女傳道員，她們的母親都是巫師，她們很感謝由於母親的影響，使她們更能勝任教會的牧靈工作（Bu3, Am4）。另兩位已經過世的男傳道員，在初期傳教工作時很有貢獻，第一位在台東市知本卑南族部落（Pu1-2），第二位在南投縣羅娜布農族部落⁶，還沒領洗時，他們都是有名的巫師。根據筆者在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部落八年的牧靈工作經驗，發現雖然傳統巫師已經凋零，但是最會領導病人與亡者家屬祈禱的婦人，多數是巫師的女兒。

巴黎外方傳教會裴德神父在花蓮縣豐濱鄉阿美族部落服務卅多年，他提出相同的發現，各部落祈禱團體最有活力的團員

⁶ 參考丁立偉、詹嫦慧、孫大川合著，輔仁大學神學院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主編，《活力教會—天主教在台灣原住民世界的過去現在未來》（台北：光啓，2004），216~219頁。

多數是巫師的女兒 (Misl)。一位研究過豐濱鄉阿美族婦女的日本人類學家，在文章中指出⁷，皈依基督宗教後，豐濱鄉各部落的天主教女祈禱會，跟以前部落女巫師團體的社會貢獻非常相同，她們負責關懷病人、安慰亡者家屬、用聖水及祝禱降福新落成的房子、新船等。這些婦女到家庭祈禱時，都會使用一本阿美語的儀式經本，這個經本是由外籍傳教士及本地阿美族傳道員合作翻譯編寫的 *Sapliiso 'Satolon 'Olic-Radiw*，包含許多儀式用聖歌，歌詞內容都是天主教的信仰因素，歌曲則是傳統巫術的曲調。

結 論

台灣跟其他地區一樣，基督教徒對巫術常有很深的成見。工作小組田野調查後的觀察分析，讓我們對台灣原住民天主教團體仍存在的巫術有比較開放的態度，我們發現受天主教信仰因素影響的巫術，可以結出好的果實。已經皈依天主教信仰的巫師，施行巫術的目的就是協助身體或精神有問題的人。雖然他們所舉行的儀式表面上相當單純古怪，但巫術的基礎是可以肯定的，他們很能聆聽求助者，設法了解對方整個的生活情況，然後提出很有智慧的建議。他們也公開表示，利用巫術傷害別人或利用巫術賺錢，是巫師要特別注意的兩個陷阱。

我們同時發現，有時巫術的施行可以使某些違反基督信仰的因素繼續存在，例如害怕亡者、把疾病的原因與罪過聯結起來、祈求某些跟天主無關的「神」協助醫療等。遇到這樣的觀

⁷ See K. Yamaji, *Female Activity in the Amis of Taiwan*, K. Yamaji, *Kinship, Gender and the Cosmic World* (Taipei, 1990), pp.49-74.

念，不一定需要直接批判，但至少需要協助巫師或那些去看巫師的教友，讓他們多了解巫術與基督信仰的矛盾之處，並且幫助他們解除這些信仰方面的矛盾和所造成的緊張。

本文是一種鼓勵，它讓我們了解台灣原住民傳統巫術好的一面，也激發我們應該多跟巫師及去看巫師的教友們對話溝通，幫助他們了解基督信仰是一種解放，特別是對那些因為心理對亡者的害怕、很重的罪惡感，或有關「神」的模糊的瞭解等迷信，而被恐懼感包圍的人。